

买汰烧一条龙操作完毕,把疲惫的躯体安放在摇椅上,准备刷一集《都是她的错》,就在那个不早不晚的当口,女儿揪着羊绒衫的下摆走到我身边:“妈妈,羊绒衫又破洞了。”

“不要再截了。”看着那三个米粒一样的不规则破洞,我提醒女儿。不是第一次了,洗好的羊绒衫第二年穿的时候,总会惊现几个“伤口”。羊绒衫可真够“脆弱”的。到底是谁的错?去请教豆包。豆包告诉我:90%不是放坏的,头号元凶是虫蛀,二号原因是储存不当,三号原因是纤维老化。还出招说,小破洞能救——找专业羊绒衫织补店,还特意注明上海很多老小区附近就有;大破洞止损,改造成围巾、手套等。

豆包当我的生活导师绰绰有余。有了好老师,我就能当个好学生。既然小洞能救,那与其出门寻店不如我亲自出手——小时候缝沙包缝暖手筒缝布娃娃缝万物练就的童子功还在。我翻出了长久未用的针线包,找出最接近羊绒衫颜色的线,再把废弃的蕾丝剪一块打底,就着看书画的台灯开始穿针引线。

针线起落,也把我拉回到那个手工年代。那时,全家人的衣服基本都是母亲做的,包括冬靴夏鞋。刻印在脑海中的一个场景就是母亲大年三十还

在做新衣。过年对我们小孩子而言,意味着大年初一穿上新衣,从头到脚簇新一团,个个像年画上走下来的福娃。最厉害的是纯手工棉靴,从底到帮针针手缝,为防潮再刷上一层桐油,走起路来当当响。后来家里买了一台缝纫机,“御用裁缝”沉迷登机不能自拔,做出来的衣服品质愈发上乘。那时已进入买成衣时代,但买的不如做的。记得我刚工作不久,母亲做了一件墨绿色的棉服,对襟,盘扣,做工吊打成衣。那绿色好看极了,是深潭水一样静谧的绿,穿上它

还能为我做一件老棉服?于是打电话给母亲。她老人家静默一下,说:“手指痛,好久不做衣服了。”这两年,我的手指也开始疼痛,可却不知年长我二十二年的母亲也是如此。我常年在外,记忆中的母亲,永远都是美丽强悍的中年,是跟我赛跑扬言抓住做了两双虎头鞋,缎面的底布上一针一线绣着彩色的老虎,眼睛像铜铃,嘴巴像吞金兽,正合女儿的生肖。这两双虎头鞋我像艺术品一样珍藏着,对于没



有金银财宝传家的工薪阶层来说,待这种蕴含民俗文化意义的手工艺术品绝迹后,说不定还可以充当传家宝呢。

作为文字工作者,时常伏案,颈椎病老早就缠上了我,到后来连带帽的卫衣都不大能穿,只有轻软的衣服才不会给脖子施压,我于是爱上了羊绒衫,也爱上了老棉服。有一天突发奇想,不知母亲可否

发现自己的“朋友圈”里少了很多朋友,少了很多接地气的思想和情趣光芒的日常分享,我不禁想,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能许多人和我一样,在朋友之前会犹豫,甚至会有一种隐隐的“羞耻感”,本来照片和文案都准备好了,却迟迟不敢点“发表”二字。心中的顾虑越积越多:怕别人笑话自己幼稚、矫情,怕暴露自己的生活轨迹,怕别人以为是在炫耀或者暗示,怕有人对号入座,怕无人点赞,受了冷落,怕不良情绪引来过度关心,怕……还是算了吧。

这些顾虑阻碍我们的表达。表达:向外界输出信息,将内心的想法通过某种途径让外界知晓;表达欲:人的基本欲望之一,个性及生命力的表现。饿了,困了,欢

喜与忧伤,这些都是最基础的表达。表达欲是人的本能,哪怕你是

一个人生活,哪怕是生活在深山老林,也会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老子在《道德经》中强调“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即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会多说,而那些喜欢多说的人往往缺乏真正的智慧。老子认为过多的语言可能会导致错误和误解,但这并不代表一字不提,一句不说,否则,世上怎会有《道德经》?那些所谓的教人成功教你做人的短视频常常会说这样的“金玉良言”:谨言慎行,克制自己的表达欲,是成年人最清醒的活法。真的是这样吗?在沉默、防备、不屑中伪装,把本来就

不要放弃表达

张彦英



边看边聊

这就是人与人最保险的交往方

式?没有了真诚,没有了表达,就没有了交往的基础,所谓的交往建立在虚空之上。

如果你暂时丧失了表达欲,也许只是因为身边的人和物出现了问题,他们阻碍了你的表达。很喜欢一句话——看淡别人的反应可以让自己更快快乐。当一个人失去表达的欲望或者无处表达时,其实也是失去了激情,磨灭了个性。看淡别人的反应,取悦自己,才是更高一级的成熟。

表达欲与所谓的低调、不张扬并不冲突。“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如果改编一下这句

稀缺的真实彻底消灭,把想法、状态彻底隐藏,难道这就是成熟?

这就是成熟?

经典广告语,就变成了这样:人类失去表达,世界将会怎样?那便是诗人不再写诗,画家不再画画,歌手不再唱歌,舞者不再跳舞,老友不再聊天……那冰寒彻骨的冷漠将是多么可怕?

一位朋友说,很怀念使用QQ空间的时候,感觉那个时候的网友都很单纯真,大家畅所欲言,无论是忧伤的还是高兴的,都能引起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抚慰。我深有同感。受过伤,有忌惮,很悲观,那么希望你在逐渐丧失表达欲望的时候,能有人温柔地接住你的疲惫,和你一起晒晒太阳,吹吹风,让你重新认识自我,继续表达对生命生活的热爱。也许现在的网络环境确实更加嘈杂纷乱,但也许,尝试多做一点正向的表达,积沙成塔,你就是那改变环境的无数努力中的关键一环。

「脆弱」的羊绒衫

康华

做了两双虎头鞋,缎面的底布上一针一线绣着彩色的老虎,眼睛像铜铃,嘴巴像吞金兽,正合女儿的生肖。这两双虎头鞋我像艺术品一样珍藏着,对于没有金银财宝传家的工薪阶层来说,待这种蕴含民俗文化意义的手工艺术品绝迹后,说不定还可以充当传家宝呢。

作为文字工作者,时常伏案,颈椎病老早就缠上了我,到后来连带帽的卫衣都不大能穿,只有轻软的衣服才不会给脖子施压,我于是爱上了羊绒衫,也爱上了老棉服。有一天突发奇想,不知母亲可否

蜘蛛马迹,我也假装看不见,就算亲眼看到她白发胜雪,我也说服自己那是岁月的加冕,只要她有一天依旧声震屋瓦,我就当她依然无病无灾永在盛年。是一种自我催眠吧,哄骗自己母亲与衰老还隔着一条天河的距离。

那天,补救好女儿羊绒衫的破洞后,我对着晚灯举起来端详了一下,就像母亲当年那样。童子功就是童子功,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缝线痕迹。针线活就跟游泳、骑自行车一样属于“技术”范畴,会了可保终生。虽然双手从写字进化到打字,很少再碰针线,但遇上“脆弱”的羊

绒衫,这个技术可就不派上用场了嘛。女儿鉴定了我的劳动成果之后,惊奇地睁大眼睛:“哇哦,妈妈真厉害呀。我长大了要去法国服装学院!”年轻就是敢想,以为我补个羊绒衫,依便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法国服装学院?那可是出了老佛爷这种杰出校友的顶尖艺术院校啊。我哑然一笑,摸出手机,妹妹的短信跳了出来:

“妈腿疼的事,我咨询了一下,说是动手术才能彻底根除,我跟妈商量了,她说才不受那个罪。我没有主意了。”我内心恻然。我也没有主意呀!但我知道,我们都不能再躲在偷天换日的假象后,自以为是地把霹雳女王般的母亲当作永远的金钟罩。母亲到了生命的耗损时刻,需要修修补补了,即便再不甘心接受现实,现实也不留情地呼啸而至。

回了考虑后再议的信

息后,我默默放下手机,

边赫塔·米勒的《呼吸秋千》正好摊开在这一页:

“身体像建筑工地,在拆

在建,你每天看着自己与

他人,却不曾注意,在你的

身体里,有多少东西正在

崩塌,又有多少在重建。”

有多少脆弱等待着修补?

最终,导师只能是你自己。

追踪一枚突变的基因

周年伟

索这些研究文献与遗传数据时,内心产生了一种超越医学本身的震撼与感悟。将我们紧密捆绑在一起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化或生活方式,更是我们身体中流淌的血液、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基因密码。无论你使用何种语言,身处何地,这种血脉的联系,都是无法割裂、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从医学的角度看,我们拥有共同的祖先、相似的遗传特征,甚至会罹患相同的罕见疾病。这并非抽象的情感概念,而是可以被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和临床医学反复验证的科学事实。

基因不会说谎,血缘无法被切割。

我国闽浙地区及台湾地区的突变谱系明显不同。这提示我们:即便同处东亚,不同人群之间的遗传背景仍存在清晰的分化。

带着强烈的学术好奇心,我进一步查阅了台湾学者关于该位点的研究成果。研究发现,该突变并非近期产生,而是可以追溯至800多年前中国大陆祖先人群中的一次新发突变,随后随着人口

迁徙与族群繁衍,在闽浙东南沿海及台湾地区逐渐聚集并延续至今。

当我系统检

几乎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进程。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甲

骨文及玉石雕刻上就有了龙凤鱼蝉等。春秋战国时

期,就出现了彩陶鱼虫鸟兽及各式花叶纹样。

汉代的画像砖中,更有射鸟斗虎样。

唐宋花鸟求其工,元明清风格迥异,精彩纷呈。

花鸟画,流淌出一串串感心的生

命清音,传递出一种蓬勃的生命能量和精神。

花鸟画的演变和发展,

几乎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进

程。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甲

骨文及玉石雕刻上就有了

龙凤鱼蝉等。春秋战国时

期,就出现了彩陶鱼虫鸟兽及各式花叶纹样。

汉代的画像砖中,更有射鸟斗虎样。

唐宋花鸟求其工,元明清

风格迥异,精彩纷呈。

花鸟画,流淌出一串串感心的生

命清音,传递出一种蓬勃的生命能量和精神。

艺术,是对自然的写照和生命的关照,将物与人融

为一体,诞生出一个更久远存在的大生命。

纸上生命

屠功明

几乎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进程。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甲骨文及玉石雕刻上就有了龙凤鱼蝉等。春秋战国时

期,就出现了彩陶鱼虫鸟兽及各式花叶纹样。

汉代的画像砖中,更有射鸟斗虎样。

唐宋花鸟求其工,元明清

风格迥异,精彩纷呈。

花鸟画,流淌出一串串感心的生

命清音,传递出一种蓬勃的生命能量和精神。

艺术,是对自然的写照和生命的关照,将物与人融

为一体,诞生出一个更久远存在的大生命。



七夕会

芦花艳

吴树模

秋冬,是观赏芦花的好时节。嘉定南翔有一个留云湖公园,那里没有名树古木,也没有雅致的亭台楼阁,却在西北部湿地生长着千万枝令人瞩目的芦花,或

成堆成簇相连,或大片延绵,构成了迷宫般的芦花世界,成为本市颇具特色的绿植景观,也是该公园引以为傲的特点。

市民们近悦远来,踏着木质栈道蜿蜒曲折穿入芦花丛中,流连忘返。于是,以芦花作陪衬拍摄时尚生活照的有之,以芦花为主体创作摄影艺术作品也有之。

拍摄芦花,可有多种表现形式。广角远摄能显示其层林尽染的壮观风貌;仰角而摄,避免杂乱之物,以天空为背景能体现其挺拔修长的美感;假若以深色林木作衬,能突出其皎洁的主体;如果把近处住宅楼房摄入画面,则营造出亲近宜居之感;当选择特写刻画时,芦花的细节便得到生动的展现,妩媚而

富有艺术感;芦花的枝茎和花絮纤细,采用微距摄影常可获得抽象的画面。我在湿地漫步摄影,并选出满意的照片合成《芦花艳》专题集,悠然自赏,自得其乐。

摄影

曲子·故事·熏染

朱明秋

经典广告语,就变成了这样:人类失去表达,世界将会怎样?那便是诗人不再写诗,画家不再画画,歌手不再唱歌,舞者不再跳舞,老友不再聊天……那冰寒彻骨的冷漠将是多么可怕?

一位朋友说,很怀念使用QQ空间的时候,感觉那个时候的网友都很单纯真,大家畅所欲言,无论是忧伤的还是高兴的,都能引起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抚慰。我深有同感。受过伤,有忌惮,很悲观,那么希望你在逐渐丧失表达欲望的时候,能有人温柔地接住你的疲惫,和你一起晒晒太阳,吹吹风,让你重新认识自我,继续表达对生命生活的热爱。也许现在的网络环境确实更加嘈杂纷乱,但也许,尝试多做一点正向的表达,积沙成塔,你就是那改变环境的无数努力中的关键一环。

这一看,便想起了年轻时在陕北看到的另一种伞舞。

那伞舞也叫陕北伞头秧歌,场面浩大,气势磅礴,舞秧歌动辄都是上百人,三五百人的阵势也有。

队里有个伞头,是领舞的。他手执的花伞大如幔帐,手上还会摇柄响环,样子很威武。周边缀了红绫,说伞和响环能降妖捉怪,

有些接近古代的傩舞。那是酣畅淋漓的舞伞狂欢,释放出了人的自然本性和原始美。后才知道伞头秧歌是北方社火秧歌里的一种,除了陕北,在黄河流域的晋西也很流行。只是不解为何单选了粗大笨重的雨伞作舞具?还是一位陕北民间艺人告诉我:“一把伞能把命照看好,也能把心来安顿好。”于是茅塞顿开:一把伞上也是能有寄托的。

光阴似白驹过隙,不知不觉间,我已走过大半生,经历了几十个元旦,但回想起来,排在我记忆最前面的却是1985年的元旦,因为它与著名语音学家毛世桢先生有关。

毛先生是我大一的现代汉语老师。从1984年9月至1985年元旦,他给我们上课的时间也就四个月,不算长,但已给我们留下说话字正腔圆、学问功底扎实、唱歌堪比专业、对人温润如玉的印象。他当时已有36岁了,但看起来似乎只有25岁。元旦那天晚上,他在华东师范大礼堂(即今思群堂)神情并茂地演唱帕瓦罗蒂的名曲《我的太阳》;同学猜他是为他刚出生的孩子唱的,因为前些天他在参加我们班的小晚会时,曾倾情演唱过“一个小生命快要降临了,是男还是女,有谁能猜到?神圣的爱,充满眼泪”(《当孩子诞生时》)。

毛老师是不是因为他的孩子而选了《我的太阳》不能确定,但那天晚上,我们却有幸听到了他的爱情故事。毛老师的妻子是西安人,两人曾是华东师大中文系78级的同学,常在一起学习而相知相恋。毕业时,他留校任教,对方被分到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两地相隔1500公里,当时的交通,从上海坐火车到西安,再转车到咸阳,差不多要一天一夜。1982年大学毕业生分配结果出来之后,很多人劝他分手,他却只是笑笑,不仅没分手,还很快结了婚,而且每次提到妻子,他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我们当时听到这些都有点愣愣的。前些天听一个同学说,毛老师的父亲是上海极著名的、造诣深厚的医学专家,1937年获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1939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耳鼻喉科硕士学位。毛老师会用腹腔发声,是他父亲所教。我突然意识到,家风熏染,使他的心胸格局、思维方式跟当时的一些人不太一样。他一生温润如玉,他临终前表现出的洒脱、通透,恐怕都和家风有关吧。

1985年元旦至今,40余年过去了,毛老师有形的生命已经消失,但他的歌声依旧萦绕在我们的耳畔,他的爱情故事依旧让人感慨。作为老师他也熏染了我们,我从华东师大毕业做老师至今,每次学生双手把试卷交给我时,我都会像毛老师那样用温和的声音说:“谢谢!”